

海德格尔与中国

Martin Heidegger and China

刘小枫 著

刘小枫 著

海德格尔与中国

——与韩潮的《海德格尔与伦理学问题》一同思考

Martin Heidegger and China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海德格尔与中国/刘小枫著.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 10
(刘小枫文集)

ISBN 978-7-5675-6899-0

I. ①海… II. ①刘… III. ①海德格尔(Heidegger, Martin 1889—1976)—
哲学思想—研究 IV. ①B516.5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17174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六点分社
企划人 倪为国

本书著作权、版式和装帧设计受世界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

刘小枫文集

海德格尔与中国

著 者 刘小枫
责任编辑 彭文曼
封面设计 卢晓红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 邮编 200062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电 话 021-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地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店 <http://hdsdcbz.tmall.com>

印 刷 者 上海盛隆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240 1/32
插 页 6
印 张 9.5
字 数 185千字
版 次 2017年10月第1版
印 次 2017年10月第1次
书 号 ISBN 978-7-5675-6899-0/B·1097
定 价 68.00元

出 版 人 王 焰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021-62865537联系)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六点分社 策划

古典教育基金·“资龙”资助项目

Lieber Freund, bitte ich dich aufrichtig, deine Augen fest auf
eine einmal einzuschlagende akademische Carrière zu richten...

亲爱的朋友，我请求你把你的目光直接牢牢盯住一个即
将起步的学术生涯。

——尼采致洛德（1868年）

您的友善使我感到大为宽慰，因为我又再次遭遇沉船，
这就是说，我看到我有必要重新重头开始……真正的哲学是
一个永恒的可能性。您不妨设想一下，由于受到一种偶然的
阻扰（即现代的野蛮化），我们才不得不重又学习哲学的诸
要素……

——施特劳斯致洛维特（1946年）

弁 言

“改革开放”已快四十个年头。回望过去,汉语学界请来过多少西方哲人,恐怕很难数清。我们把西方哲人请来中国,大多不过热情礼遇一番,随后便逐渐冷落直至遗忘。海德格尔是为数不多的例外之一,对这位德国哲人,我们迄今热爱如初。毕竟,就有质量的西方哲学研究成果的数量而言,海德格尔研究在国朝学界恐怕独占魁首。若非从海德格尔哲学中感领到中国思想更新的契机,我们不会如此热爱海德格尔。

倘若如此,我们就值得思考:海德格尔给中国思想带来的是怎样的历史时刻。这个问题关乎中国的未来读书人的心性品质,如果他们的老师已经被海德格尔哲学教育成激进且盲目的“未来狂”的话。按照一种众所周知的观点,美国大学教育以及公共美德出问题,是偶然的外来思想因素所致。第二次欧战之前,年轻的犹太学人马尔库塞和阿伦特流亡美国,1950年代末开始在学界崭露头角,随后成了1960年代欧美激进哲学的“领

军人物”。由于两人都曾是海德格尔的亲炙弟子，他们被视为“美国版海德格尔主义”的代表。笔者难免想到，自1980年代“思想解放”以来，我们也曾迷恋马尔库塞的“新左派”哲学，后来又迷上阿伦特的“公民哲学”：我们刚刚走出一种激进，不知不觉又踏入另一种激进。

如果我们可以把美国学界和教育界当作鉴照自己的镜子，那么，我国学界近四十年来迄今不衰的海德格尔热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比如，最近我们又听到一种说法：

海德格尔对于家的探讨属于他的主导思想，即他关于存在意义的思想……尽管海德格尔的家哲学还主要是一种“存在之家”，而不是血脉之家、亲情之家、父母子女之家，但它让我们看到了西方哲学是如何“想家”的、“怀乡”的；更让我们看到了中国古代哲学与西方哲学发生实质性交往的一个场所，一条充满诗意的返乡之路。^①

这段言辞表明，在论者看来，海德格尔已经迈进儒家之“家”定居，而非在引领我们走向西方的“未来”——难怪有人愤然指责这种说法是海德格尔式的“复辟狂”。海德格尔到中国已经三十多年，难道他只会把我们要么教成激进的“未来狂”，要么教成保守的“复辟狂”，而非促使我们彻底思考何谓 das Philosophieren[哲学活动]？笔者十年前曾读到过韩潮教授研究海德格尔的出色著作，印象深刻。眼下，“未来狂”与“复辟狂”

① 张祥龙，《家与孝：从中西间视野看》，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页51-52。

的思想分歧日趋尖锐,笔者把韩潮教授的书找出来重读,随手记下学习心得和困惑,就教于业内方家。

刘小枫

2017年5月

古典文明研究工作坊

目 录

弁言 /1

一 海德格尔何时以及如何到中国 /1

- 1 思想解放与理想的冲突 /2
- 2 中国思想的绝处逢生 /5
- 3 伦理学与伦理现象的区分 /9
- 4 海德格尔的手术刀 /12

二 海德格尔的历史主义地平线 /15

- 1 海德格尔与激进后学 /16
- 2 “个别善”挑战“整体善” /18
- 3 海德格尔与马基雅维利 /20
- 4 如何传承海德格尔的“法眼” /25

5 理智德性与性情德性的个体差异 / 31

三 海德格尔如何回到“源初伦理经验” / 35

1 哲人所理解的“善” / 37

2 何谓哲人的“正义” / 42

3 从哲人的自由到无政府主义的自由 / 47

四 海德格尔的“关键时刻” / 57

1 作为“生机流转”的自然 / 58

2 作为政治技艺的“机术” / 61

3 天下事法无定法 / 66

4 个体灵魂与机运 / 75

五 文质之辨与历史哲学 / 83

1 文质之辨与海德格尔 / 83

2 文质之辨的现代“转移之机” / 99

3 欧洲哲人的文质之辨 / 115

4 自然状态与哲学的历史化 / 125

六 “诗意地栖居”与世界历史 / 143

1 哲学的历史化与哲学自身的危机 / 143

2 什么是“西方的历史形式” / 162

3 海德格尔的诗人与世界历史 / 177

4 什么是哲人心性的生存性根基 / 198

七 苏格拉底问题与中国 / 213

- 1 海德格尔与苏格拉底问题 / 215
- 2 青年海德格尔与当代激进民主 / 223
- 3 阿伦特如何传承海德格尔 / 252
- 4 我们的时代与苏格拉底问题 / 270

一 海德格尔何时以及如何到中国

海德格尔何时到的中国？这个问题的回答取决于如何理解“到中国”。据笔者目力所及，1950年代末创办的内部发行刊物《现代外国资产阶级哲学资料》已经译介过苏联和西欧学者的海德格尔研究文章。^① 1960年代初，北京大学哲学系受命编译《存在主义哲学》文集，其中有海德格尔著述的首次中译。我们能想象得到，在那个火红年代，偌大的中国没人会去读海德格尔。熊伟教授曾在海德格尔的课堂听课，但心不在焉，因为当时日本入侵中国，他身在课堂心在祖国。新中国成立后，新生的共和国随即遭到封锁。^② 在这样的历史处境中，熊先生醉心马恩著作，并不研究海德格尔，完全可以理解。毕竟，只有马列思想

^① 与本文论题相关，值得提到格雷，《海德格尔的道路：从人的存在到自然》，见《现代外国资产阶级哲学资料》，第2-3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

^② 关于“封锁”的政治学和法学含义，参见施米特，《大地的法》，刘毅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页301-302。

才能给中国争取独立自主提供哲学动能。熊先生承担《存在主义哲学》文集中海德格尔文选部分的翻译,仅仅是接受任务。不过,让笔者迄今难忘的是,熊先生的译笔刻意让中国的古典语文与海德格尔思想接榫:无论是用“亲在”译 Dasein,还是用“恬然澄明”译 Lichtung,都堪称妙笔,十分勾人。尽管如此,海德格尔的原著也好,研究文献也罢,那个时候翻译过来没谁会看,海德格尔到了中国等于没到。

1 思想解放与理想的冲突

“改革开放”带来思想解放,海德格尔随即受到关注。毕竟,“存在主义哲学”特别切合我们刚刚解放的思想爱欲。但海德格尔为何持续受到关注,并不容易解释。198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一部西方大学“关于人性、思想史或现代西方文明课程的教材”,书名为《理想的冲突》。^①笔者当时正念硕士二年级,书一到手便彻夜捧读,要说如饥似渴绝不夸张。中译本“出版说明”提到,这本西方“教材”由北京大学现代外国哲学研究所所长洪谦教授推荐。笔者起初有些纳闷,作为逻辑经验论学派的中国传人,洪谦教授何以会给刚解放思想的中国大学生推荐这本“教材”。花不到两天时间读完《理想的冲突》,笔者才多少明白洪谦教授的用意。该书从“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第二章)开始讲述“20 世纪的道德思潮”,经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人本主义”(第三章),到人本的和宗教的存在主义(四至六

^① 宾克莱,《理想的冲突:西方社会中变化着的价值观念》,马元德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章),最后落脚在分析哲学的“元伦理学与道德判断”(第七章)。作者最后告诉我们,分析哲学是解决 20 世纪“价值相对主义”的最佳选择。年轻学生一旦掌握分析哲学这门“工具”,就能“更深入地认识价值判断的性质,以及事实和论证在道德议论中所起的作用”,进而“有条件发现道德论争中似是而实非的推理”,最终有助于年轻人“寻求一种生活方式”(《理想的冲突》,页 411)。中译本“出版说明”说得没错:作者站在分析哲学立场“试图对西方社会人生理想的选择作出回答”——这个回答其实是让人凭靠分析哲学的智识技艺去选择自己的社会人生理想。洪谦教授年轻时就投身分析哲学,他向年轻学子推荐这样的启蒙教科书,自在情理之中。

笔者当时涉世未深,对学术行当中的事看不出门道,只会看热闹。现在想来,洪谦教授为何推荐这本启蒙教科书,其实不容易理解。《理想的冲突》英文原版出版于 1969 年,在那个火红年代,不仅我们处于某种特殊形式的“价值绝对主义”热情之中,西方世界的年轻人同样处在某种形式的激进左翼热情之中,即便他们的语境是“价值多元主义”。《理想的冲突》这个书名明显带有针对这一语境的意味:在价值观念的多元冲突中,一个人要做出自己的人生理想选择就需要分析哲学。可是,伯林发明“价值多元论”时不是明显借助了分析哲学的智识技艺吗?用分析哲学的技艺来对付这种技艺的发明,会不会陷入智辩游戏?

洪谦教授很可能在“改革开放”之初就已经预见到,一旦我们走出特殊形式的“价值绝对主义”,必将面临“理想的冲突”。问题在于,分析哲学技术性太强,何以可能指望更多人掌握这种智识技艺,然后从容选取自己认为的“真理”?即便更多人学会

了这种智识技艺,结果会不会是“理想的冲突”愈演愈烈?^① 毕竟,我们在西方很容易看到,学会这种智识技艺的人多半成了出色的“辩士”。何况,分析哲学能够给彷徨于现代语境中的中国思想带来历史转机吗?

有目共睹的是,解放思想之后,我们许多人并没有按照《理想的冲突》描绘的路线走,即经弗洛伊德到人本的和宗教的存在主义,最后落脚在“元伦理学与道德判断”,而是落脚在海德格尔哲学。《理想的冲突》中译本出版之时,北大外哲所和哲学系西哲专业的研究生们已经迷上海德格尔。有一天,我自己终于也按捺不住,冒昧地敲开熊伟教授的家门,请求他讲解海德格尔的奥妙。老先生和蔼地把我迎进屋内坐定,然后讲了一段亲身经历的轶事。希特勒飞往罗马与墨索里尼会面结盟那天,刚好海德格尔有课。熊先生饶有兴味地说,海德格尔走进课堂,用若有所思的语调说的第一句话是:元首今天飞往罗马的历史意义,就在于那架飞机的 fliegen[飞]。熊先生说完后沉默不语,看着我这位年轻后生。我感觉到这是在考试:老先生的目光明显在示意我说说海德格尔的哲学精神。我怯生生地说,海德格尔的哲学要义是能从飞机的 fliegen[飞]中看出哲学的本义。熊老先生含蓄地微笑了一下,仍然没有说话。我起身离开时已经感觉到自己回答得不对,却不知哪里不对。现在回想起来,我的考试没及格,是因为没有说出飞机的 fliegen[飞]的具体哲学意蕴:

^① 《理想的冲突》中译本出版二十多年后,拉兹的《自由的道德》中译本出版,此书在1986年首版那年,同时获得英国“政治研究会”和“政治思想研究会”的图书大奖。拉兹遇到的最大理论难题即是各种价值之间的“不可通约性”,而这位道德哲学家恰恰是凭靠分析哲学的智识技艺来解决这一难题。参见拉兹,《自由的道德》,孙晓春等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页327-376。

在天空中飞翔是一种自由潜能的舒展——哲学的本质就是这种舒展的“自由”。

当时我已经懵里懵懂迷上海德格尔。因此,当我在《理想的冲突》中找不到海德格尔,难免会觉得匪夷所思:作者为何没有给海德格尔一个单独的位置?宾克莱用了五章篇幅介绍相互冲突的“理想”,提到的几乎都是德语思想家:克尔凯戈尔用丹麦语写作,但属于德语思想圈;萨特用法语写作,却是在海德格尔思想的笼罩下思考。可是,紧接“存在主义的起源:克尔凯戈尔和尼采”(第4章)之后,就是“人道主义的存在主义:萨特”(第5章),在这两章的过渡之间,作者仅用不到一页篇幅提及海德格尔的存在哲学(《理想的冲突》,页215)。作者的立场是出自经验论传统的分析哲学,他把分析哲学的智识技艺视为针对各种出自观念论的“理想”的解毒剂,完全可以理解。问题是,海德格尔哲学也堪称各种出自观念论的“理想”的解毒剂,作者为何有门户之见轻视海德格尔?

2 中国思想的绝处逢生

三十年前的1986年底,北京三联书店的“现代西方学术”文库推出萨特的《存在与虚无》中译本,次年年底又推出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中译本,一时洛阳纸贵。当时很少有谁会在意,从“存在”到历史性的“时间”,从“[历史]时间”到“虚无”似乎有一条内在的思想线索,而在《理想的冲突》中,萨特的“存在哲学”恰恰占据了中心位置。

如今谁还读萨特?与诸多被请到中国的西方哲人一样,萨特逐渐被冷落,只好快快而回。对于海德格尔,我们真心诚意打

扫自己的房间,甚至腾出卧室,让他住下。我们深切感到,能给中国思想带来历史性转机的西方哲人,非海德格尔莫属。因为,据说他的哲学骨子里太像我们的古代哲学。何况,海德格尔自己也说过,他早就心仪中国古老的智慧书《道德经》。萨特的“虚无”与中国古代思想中所说的“无”风马牛不相及,我们不能把萨特式“存在哲学”的“无聊”怪罪到海德格尔头上。

我们要让海德格尔“定居”中国,似乎有两种思想方式。首先,我们可以尝试让海德格尔的“亲在”之思成为我们自己的思,从“亲在”的有限性和实际性出发思入偶在。第二种思想方式是:从海德格尔的历史性思考出发,思入中国传统的思想经验。能够在第一条思路上前行的热爱思想者极为罕见,有坚韧的思想耐力坚持走下去的恐怕找不出第二位。践行第二条思路的尽管也不多,毕竟不断后继有人。不过,这两条思路虽然不同,却隐含着相同的问题。对第一条思路的践行者来说,偶在的生存境遇是热爱思想者的出发点,从而是普遍的、超民族的境遇,或者说真正哲学的境遇。可是,任何一个热爱思想者的偶在又身不由己地属于某个民族的文明传统甚至实际的政治状态,他该如何面对偶在的两种不同的实际性规定呢?如果偶在的历史时刻决定哲学,那么,哲学的本义还成立吗?对第二条思路的践行者来说,问题同样在于,如何凭靠海德格尔的偶在之思让中国传统思想的源初经验亮敞为普遍的、超民族的哲学经验。换言之,哲学天生追求普遍的、恒在的东西,而非民族的或个体偶在的东西。如果海德格尔哲学带领我们追寻的是后者,那么,我们的哲学之思会陷于何种境地呢?中国古代的热爱思想者没有遭遇过普遍的、恒在的东西与民族的或个体偶在的东西的关系问题吗?想到这些问题,笔者就不得不说:海德格尔最终是否真